

雨果文集
Hugo

雨果文集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雨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雨果文集

(+)

戏剧

许渊冲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 者 像

1830/6
105

目 次

玛丽蓉·黛罗美(1829).....	1
艾那尼(1830)	109
国王寻欢作乐(1832)	219
吕克莱丝·波基亚(1833).....	311
玛丽·都铎(1833).....	391
吕伊·布拉斯(1838).....	487
译后记	597

玛丽蓉·黛罗美

(1829)



剧 中 人 物

玛丽蓉·黛罗美
狄杰
路易十三
萨韦尼侯爵
南吉侯爵
朗日利
拉费玛
贝勒加德公爵
布里尚托侯爵
加塞伯爵
布沙万恩子爵
罗舍巴龙骑士
维拉克伯爵
蒙珀扎骑士 } 昂儒团的军官
贡迪神甫
沙纳塞伯爵
斯卡拉姆齐 }
格拉西约 } 乡下戏子
塔伊布拉 }
宣读告示的差官
布卢瓦城区巡逻队长

狱卒
记录员
罗丝,女伴
第一个工人
第二个工人
第三个工人
一个仆人
乡下戏子,卫士,群众,主仆数人

第一幕

约会

[布卢瓦。]

[一间卧室。里首，一扇窗开向阳台。右边，一张桌子上有盏灯，旁边有把扶手椅。左边，门上挂着垂下的绣帘。暗处，有张床。]

第一场

[玛丽蓉·黛罗美，穿着非常讲究的室内便服，坐在桌子旁边刺绣；萨韦尼侯爵，年纪很轻，头发金黄，嘴上没有胡子，穿着一六三八年最时髦的服装。

萨韦尼 (走近玛丽蓉，想要吻她) 让我们言归于好吧，我的小玛丽！

玛丽蓉 (把他推开) 我求求你，不要性急。

萨韦尼 (坚持) 只吻一次！

玛丽蓉 (生气) 侯爵先生！

萨韦尼 好大的脾气！有时你的嘴唇并不任性，而是温柔得多呵。

玛丽蓉 你忘记了……

萨韦尼 没有！我都记得，我的美人儿。

玛丽蓉 (旁白)不识相的讨厌鬼！

萨韦尼 说吧，小姐。你这样突然一下就离开巴黎，叫我们怎能猜破这个谜？大家都在王宫广场找你，你却一个人藏在布卢瓦，这是为什么？……啊！薄情的人儿！两个月来，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呀？

玛丽蓉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自由自在，先生。

萨韦尼 自由自在！你说说看，小姐，那些给你迷得神魂颠倒的人也能自由自在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贡迪神甫，他在那天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只做了一半弥撒就为你决斗去了；还有纳斯蒙、普勒西尼、达基安、那两个哥萨德。你一走，大家都心神不安，闷闷不乐，连他们的老婆也像他们一样，都巴不得你在巴黎，免得她们的丈夫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呢！

玛丽蓉 (微笑)波维兰呢？

萨韦尼 他一直爱你。

玛丽蓉 塞雷斯特呢？

萨韦尼 他拜倒在你脚下。

玛丽蓉 蓬斯呢？

萨韦尼 这一位可是恨透了你。

玛丽蓉 那才真是一个多情的人呢。还有那个老院长呢？……

(大笑)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笑得更加厉害)哦，老狼！

萨韦尼 他还在等着你，对着你的画像，一天不知要唱多少哀歌。

玛丽蓉 是的，他这样对着画像，自作多情，足有两年了。

萨韦尼 啊！那还不如把画像烧了呢！得了，说真的，你怎么狠得下心来，离开这么多的朋友呢？

玛丽蓉 (低下头来,认真地)侯爵,老实告诉你,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离开巴黎。这种罪恶生活很辉煌,吸引过年幼无知的我,但是现在,它时时刻刻引起我内心的悔恨。所以我才躲到这里来,我真甘心情愿进修道院,为我过去下流放荡的生活赎罪。

萨韦尼 我敢打赌,你这话里有假,一定是你又有一个心上人了!

玛丽蓉 你以为……

萨韦尼 有谁见过修女的面纱遮得住这样闪闪发光的乌黑眼珠!不要说骗人的话了。得啦!你是到外地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去了!你的故事编得蛮好,但是结局这样离奇,怎能掩人耳目!

玛丽蓉 不是这样。

萨韦尼 那就打赌吧。

玛丽蓉 罗丝,几点了?

罗丝 (在幕后)马上就半夜了。

玛丽蓉 (旁白)半夜了!

萨韦尼 你真会拐弯抹角,下了逐客令,又不得罪人。

玛丽蓉 我住得很偏僻……一直闭门谢客,也没人知道我……再说,这样晚了,怕你路上出事……这条路太冷静,怕有歹徒抢你。

萨韦尼 得了,抢就抢吧。

玛丽蓉 有时还杀人呢!

萨韦尼 杀就杀吧。

玛丽蓉 那……

萨韦尼 你真是个妙人!不过,我走之前,你得告诉我,哪一个情郎有这样的艳福,把我们大家的心上人抢走了。

玛丽蓉 哪有什么情郎！

萨韦尼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我们这些出入宫廷的人，人家以为我们靠不住，好说坏话，爱管闲事，嘴巴不紧，头脑糊涂，其实，我们只是信口开河，从来不谈别人的正经事。你还是不肯告诉我？……(坐下)那我就不走了。

玛丽蓉 也罢，告诉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是爱上了一个人，还在等着他呢！

萨韦尼 这样说就对了！怎么不早点说！你在哪里等他？

玛丽蓉 就在这里。

萨韦尼 他什么时候来？

玛丽蓉 马上就来。(走到阳台上听听)说不定这就来了。(回来)还没有来。(向萨韦尼)这一下你顺心了吧？

萨韦尼 还不太顺心。

玛丽蓉 我求求你，走吧。

萨韦尼 好的，不过你得把这个情郎的名字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被你这样打发走，而不知道你是为谁才下逐客令的。

玛丽蓉 我只知道他叫狄杰，他也只知道我叫玛丽。

萨韦尼 (哈哈大笑)当真？

玛丽蓉 当然。

萨韦尼 (大笑)那么，天呀，这样交朋友不是一首田园诗吗！简直就是腊康写的小说呵。他会不会爬墙进来？

玛丽蓉 那也说不定。你快走吧。(旁白)他真烦死人了！

萨韦尼 (变得又认真起来)你起码要晓得，他是不是一个贵族？

玛丽蓉 我也不晓得。

萨韦尼 怎么！(玛丽蓉轻轻把他推到门口，他还向着她)我就走……(又走回来)还有一句话忘了说：有个作家，而且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交给玛丽蓉)，为

你写了这本书，轰动一时。

玛丽蓉 (读书名)《爱情的花冠》——献给玛丽蓉·黛罗美。

萨韦尼 巴黎人议论纷纷，都是谈《爱情的花冠》，这本书和高乃依的《熙德》一样，成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

玛丽蓉 (把书放下)这真是个风流才子。再见。

萨韦尼 出名的才子又有什么用？你还不是溜到布卢瓦来，和一个乡巴佬织你的情网！

玛丽蓉 (叫她的女伴罗丝)罗丝，你替我送客，给侯爵带路。

萨韦尼 (行告别礼)玛丽蓉！玛丽蓉！唉！你贬低自己的身分了！

[萨韦尼下。]

第二场

(玛丽蓉，狄杰后上。)

玛丽蓉 (萨韦尼一走，她就把门关上，一个人自言自语)走吧，走吧！……我担心狄杰……(听见钟鸣十二下)夜半的钟声响了！(数了十二下之后)半夜了。他该来了……(走到阳台上，看看道路)没有人！(回来坐下，心情不好)已经迟到了！唉！(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阳台栏杆外面，轻捷地越过栏杆，走了进来，把外套和佩剑放在一把扶手椅上。他穿着当时人穿的服装，黑衣黑裤，长筒靴子。他向前走了一步，又站住了，瞧瞧玛丽蓉。她还低头坐着，忽然抬起头来，惊喜交集地叫道)哈！(带着责备的口气)你让我等了这么久！我在掐着指头算时间呢。

狄杰 (认真地)我刚才在考虑上来不上来。

玛丽蓉 (生气地)啊！先生！

狄杰 (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刚才，在墙脚下，我忽然感到忧从中来，是的，我对你起了怜惜之心。我是一个没出息的倒霉人，在向你走来之前，我对自己说：那里等着我的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光明天使，她年轻貌美，纯洁贤惠，温柔多情，连过路的人见了她都会双手合十、顶礼膜拜的。而我是个什么人呢？唉！我只是个低声下气的老百姓而已。为什么要搅浑这美丽的清流？为什么要摘下这朵百合花？为什么要用不洁净的呼吸来玷污这平静的灵魂？既然她天真地相信我的忠诚，她的单纯使她在我眼里看来更圣洁了，那我有什么权利接受她赐予我的爱情，让我那茫茫夜雾在她蔚蓝的晴空里弥漫呢？

玛丽蓉 (旁白)嘻，我看他是在给我讲神学呢。他是不是个新教徒？

狄杰 但是你的声音有一种温柔的魔力，在夜里传到了我的耳边，使我不再犹豫不决，于是就来到了你的身边。

玛丽蓉 怎么！你听见了我的谈话？那可怪了！

狄杰 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玛丽蓉 (急促地)那是我的女伴罗丝。人家会不会以为那是男人的声音？她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不过，既然你已经来了，我也就不再怪你了。请坐吧，(指着她身边的一个位子)就坐这里。

狄杰 不，我就坐你脚下。(坐在她脚前的蒲团上，沉默无言地瞧了她一会儿)请听我说，玛丽。我的名字只是狄杰两个字。我既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我生下来，就被放在教堂门口。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可怜我，把我捡了起来，既当我的奶妈，又当我的母亲；她把我抚养成一个基

督徒，然后就去世了，她的全部财产都给了我，大约有九百银币一年，我就靠这笔钱生活。一个人孤苦伶仃，到了二十岁，我就到处漂泊。我见过一些人物，有的使我憎恨，有的却又使我瞧不起；因为我在他们镜子般的脸上，模模糊糊地看出了他们的内心只有傲慢、烦恼、痛苦。结果我现在虽然年纪还轻，人却已经老了，对世界感到厌倦，好像已经活够了一样；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会使我心碎肠断；我发现这个世界不好，而且人还更坏。我正这样一个人生活着，离群索居，忧郁寡欢，穷愁潦倒，忽然你来了，减轻了我的痛苦。我还不认识你呢。有一个晚上，你出现在巴黎一条街的拐角上。以后，我还碰见过你几次，每次我都觉得你的目光温柔，你的谈吐亲切。我怕我会爱上你。我就跑了……说来真是巧遇！我在这里又碰上了你，你就像保佑我的天使一样，到哪里都不离开我。最后，爱情使我心烦意乱，我感到自己飘忽不定，犹豫不决，只好找你谈谈了。多蒙你不嫌弃，现在，我把我的心和生命都交给你，听从你的支配。你有没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惹你生气？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去为你牺牲生命？你要不要一个人为你的一笑而洒尽热血也毫无怨言？你要不要一个这样的人？说吧，下命令吧，有我在这里呢。

玛丽蓉（微笑）你真是与众不同，不过我爱的也就是你这种人。

狄杰 你爱我吗？你是不是说漏了嘴？唉！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呵。你爱我吗？你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已经成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扑不灭的火焰。这火焰越压越高，在不断净化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灵深处，其他感情的残渣碎片堆积如山，只有爱情的火焰能把它们烧个一干二净！爱情是既无希望，又无边际的，它比幸福更加深

沉，更加长久！说，你谈的是这种爱情吗？

玛丽蓉（感动）的确……

狄杰 你不知道，我爱你爱得多么强烈！自从我看你那一天起，我忧郁的生活忽然抹上了灿烂的金光，你的目光照亮了我阴暗的道路。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你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就像一位从天而降的无名仙子。我的桀骜不驯的心一直在生活的压迫下悲叹哀鸣，现在却几乎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因为，唉！我一个人漂泊流浪，受苦受压，挣扎奋斗，总算找到了你……我从来还没有爱过人呵！

玛丽蓉 可怜的狄杰！

狄杰 玛丽！……

玛丽蓉 那好，告诉你吧，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我爱你不下于你爱我，说不定还在你之上！过去一直是我跟踪你呵，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狄杰 呵！不要骗我！如果我纯洁的爱换来了你的爱，那么我真是太幸福了，我要用一个世界来做妆奁，而我拜倒在你脚下的日子只会充满了爱情和欢乐……呵！要是你骗了我呢！

玛丽蓉 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的爱情呢？说吧！

狄杰 我要一个证明。

玛丽蓉 什么证明？说吧。

狄杰 你大概还没有许配人吧？

玛丽蓉（感到为难）嗯，没有……

狄杰 那就把我当做兄弟，当做依靠，嫁给我吧！

玛丽蓉（旁白）为什么我总觉得配不上他呢？

狄杰 怎么样？

玛丽蓉 不过……

狄杰 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孤儿，又没有财产，这样胆大妄为，真是闻所未闻，荒乎其唐，未免太不识相了。那好，还是让我去我那悲伤痛苦、被人遗弃的生活吧。再见。

〔他向前走了一步，玛丽蓉拦住了他。

玛丽蓉 狄杰！狄杰！你说的是什么话！

〔泪下如雨。

狄杰 （回来）原谅我！不过，你为什么要犹豫呢？（走到她身边）你明白吗，玛丽？对我说来，你就是世界、故乡、天堂！……不要让人知道，随你选个地方，让我们偷偷地过着连国王也会羡慕的幸福生活吧！……

玛丽蓉 啊！那真是天堂了！

狄杰 你愿意吗？

玛丽蓉 （旁白）我这个不幸的人呵！（高声）可惜我不能。永远也不能。

〔从狄杰的怀抱中挣扎出来，坐到扶手椅上。

狄杰 （冷冰冰地）我的建议不怎么受欢迎。那就算了。我再也不提了，就算我没说过！

玛丽蓉 （旁白）啊！不幸的日子！为什么他也爱上了我呢！（高声）狄杰，我对你说……你真要了我的命……我来对你解释……

狄杰 （冷冷地）我来的时候，小姐，你在看什么书？（拿起桌上的书来，口里念道）《爱情的花冠》——献给玛丽蓉·黛罗美。（辛辣地）哦，当代的美人！（粗暴地把书扔在地上）啊！这个卑鄙无耻、不要脸的女人！

玛丽蓉 （发抖）先生……

狄杰 你看这种无聊的书干什么？这种书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玛丽蓉 （低下头来勉强答道）我偶然……